



— F：在你的《田野系列》(Field Compilation)里有各式各样的有趣短片，都是你自己搞出来的吗？

D：在此本人郑重声明，每件作品我可都是亲力亲为，不假外人，自编自导又自演。这样，作品才“完全”是我一个人的，这才是真正的“独立制片”哪。怎么搞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把数字摄影机安在脚架上架好以后，用遥控器“开麦拉”自己。然后我再把毛片输入计算机里编辑剪接，让我想在影片里表达的东西更清楚明白。所有的影片都是在西雅图地区的公园拍的，那些大自然的背景就像是我的幕布一样，“画笔”就是我自己。至于一些室内的片子，就是在寒舍拍的喽。

F：所以不怎样的配乐也是你自己……

D：就是俺做的！何况我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玩音乐，所以有机会搞小电影的话，我当然要自己谱曲。如果你也有兴趣，你也可以在家自己制作小电影，用一种叫做Adobe After Effects的视频制作软件就成了……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像我那么牛，我估计你配乐部分还是得另外去找现成的。嘿，你们觉得我配乐不怎么样吗？真是太没眼光了。

F：或者说是太没耳光了。对了，《黑云》怎么搞得像万圣节南瓜似的？

D：是吗？这我倒没注意到，有些特效我没钱就用计算机搞，我喜欢用简单的符号，去弥补我实际演出时所办不到的部分。黑云和南瓜，你们可以自己想一想有啥关系。

F：也许他们是兄弟吧……听说你最近升格当爸爸了，恭喜！当了爸爸以后会不会觉得有些影片像《热脑袋》(Hot Head)，有点太暴力了，少儿不宜？

D：呵呵，谢啦，你消息还蛮灵通的嘛。我并不觉得把脑袋掀开对儿童来讲太暴力，要是你多注意那些打打杀杀的卡通的话，你会发现更暴戾血腥的多了去了。况且，我在创作的时候不会在脑袋里想着“这适合孩子吗？”此类的问题。

F：也对。其实我们觉得你的影片如果放到YouTube，应该挺有人气的。

D：老子不屑。

F：酷！不过YouTube会让你更有名，不是吗？

D：没错，但我觉得如果把我的作品上传到YouTube，它们就不那么纯粹是“艺术”了。我宁愿人们到我的在线艺廊来观看我的小电影。但最有意思的还是亲自来展厅感受、观赏我的作品。如果我把小电影都放在YouTube里的話，说实话——和网络转寄的“芙蓉姐姐”有啥差别？

F：说得好。不过，没人知道的话，你这些影片要怎么卖啊？

D：我不知道也不在乎。但你们现在不就知道了？你们想买吗？

F：又到了换个话题的时候了。聊聊你的雕塑作品吧。那支超大的《录像带》VHS是怎么搞出来的？

D：我将保丽龙切割出我想要的形状，也就是VHS的各个部分，然后把颜色喷上去后组合成VHS的样子。如此，这般。

F：那你想不想另外做一台巨型播放机好播放这支VHS？

D：你们真有创意，欢迎你们做给我。

F：嗯哼。那么，如果有一部影片在你的VHS里，该会是哪一部？

F：经你这么一说，我们终于知道漫画《超人》的灵感是从哪儿来的了。老实说，这《美丽超人》有为你带来美丽的收入吗？

D：我不确定我该不该告诉你它的价值是美还是丑耶。

F：那就是美得冒泡了。谈谈在《诅咒》(Curse)里，为啥是这些东西被诅咒？

D：其实我所诅咒的不是那些东西，而是关于那些东西的“记忆”，那是从孩童转变为成人的过渡阶段，青少年所经历过的痛苦的感觉。

F：原来你青少年时为变形金刚所苦？

D：这么说也对。这些东西的确源自我对童年的记忆。但这些东西代表的意义分别是：林肯头代表政治；变形金刚代表娱乐；航天飞机代表科学和太空探险。我对这些事物的观感从孩童到成人阶段改变很多。年轻时的理想渐渐淡去，取而代之的是被揭露的现实，而正是现实使这些事物变得灰暗复杂起来。不过现在，我又对这类的事有新的想法了。

F：怎么说？

D：我不再觉得现实是那么丑陋地让童真被诅咒了。因为我女儿的诞生，让我对这类的事变得比较乐观。我开始认为很多事随着我们成为大人，而变得更全面与更清晰了。

F：幻灭果然是成长的开始。你的作品看起来还蛮有喜感的。如果不做艺术家，考不考虑干喜剧演员？

D：感谢你们的赞美，不过我就爱搞艺术，真的，除了艺术家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工作是我想干的。

F：最后可以和我们说说经济萧条时，有家累的艺术家如何生存吗？

D：老实说，我除了雕塑，没其他专业。有时候呢，我会在古根汉博物馆(Guggenheim Museum)打个工，帮忙装运一些珍贵的艺术作品，就这样。

F：无欲则刚嘛，我们懂。



## Artist Profile

艺术家：戴维·贺伯特 (David Herbet)

性别是：公的

有多大：32岁

来自哪：美国

怎么搞：自制喜剧小电影或以保丽龙和各种便宜木头制作各式大小型雕塑  
上哪儿瞧：[www.davidherbet.com](http://www.davidherbet.com)

